

基于家庭转变的家庭消费模式变动研究

焦桂花¹ 赵栩婕² 傅愈³ 王玉霞³ 傅崇辉¹

1. 广东医科大学, 东莞;

2. 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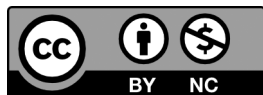
3. 深圳市云天统计科学研究所, 深圳

摘要 |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 年和 2015 年数据研究家庭消费模式变动, 并对影响家庭消费变化的因素效用进行分解。2010—2015 年间, 中国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增长 50.74%, 城镇地区的增幅明显高于农村地区。伴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 消费结构从基本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变, 但消费不平等有扩大的趋势。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家庭规模小型化、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城市化是家庭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 而老龄化对家庭消费模式的影响相对较小。通过预测家庭转变对消费变动的趋势, 使得家庭政策以及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策适应家庭转变的规律, 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 家庭转变; 消费模式; 因素分解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基金项目: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人口结构条件与适应路径研究”(批准号: 2019A15110198);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9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项研究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能源转型的时空特点与多目标协同优化研究(批准号: 2019GXJK096)。

通讯作者: 傅崇辉(1969—), 男, 江西临川人, 广东医科大学副教授。

文章引用: 焦桂花, 赵栩婕, 傅愈, 等. 基于家庭转变的家庭消费模式变动研究[J]. 管理前沿, 2021, 3(3): 127–145.

<https://doi.org/10.35534/fm.0303012>

1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GDP增长率稳定在7%左右,并保持良好的发展前景^[1]。与此同时,家庭消费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中国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分别由2000年的2875元^[2],增长到2017年的18322元^[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3.3倍。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消费刺激政策被认为是家庭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4-7]。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家庭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2000年的3711元^[2],增长到2017年的25937元^[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3.8倍。同时,为应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挑战,中国积极推行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和改善家庭消费的政策措施,并通过经济增长促进家庭收入提高和家庭消费升级,反过来又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2018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6.2%,连续5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8]。

家庭消费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出现了从多角度解释家庭消费的理论。主要有从短期来研究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绝对收入假说^[9]和相对收入假说^[10],从长期来研究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生命周期假说^[11]和持久收入假说^[12],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包括随机游走假说^[13]、Leff模型^[14]、储蓄率模型^[15]等。上述消费理论从宏观层面解释了居民家庭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在消费变动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研究对人口、家庭和社会因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有些研究认为^[16, 17]中国人口老龄化与消费正相关,人口老龄化会对城镇家庭的消费支出起到提升作用,但“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城镇家庭消费的总影响为负。另一些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降低居民消费率,即人口老龄化的提高会对居民消费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18, 19]。人口变化对居民消费结构也存在一定影响,人口结构作为消费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中间变量^[20],老年抚养比上升会使得人们对基本消费的需求下降,而增加对其他消费品需求^[21],比如老年家庭在教育支出上要明显低于年轻家庭,而老

年家庭在医疗保障支出方面要高于年轻家庭^[22]。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城市化过程也伴随着整个社会家庭消费水平的变动^[23]。另外,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本途径,受教育程度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家庭收入,从而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24]。

国际经验表明,扩大内需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推进时期,扩大内需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形势下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家庭不仅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主要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单元。家庭消费将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决策者正谋求通过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等手段大力发展国内消费市场^[25],但是家庭转变对家庭消费模式的影响知之甚少。因此,厘清家庭结构及其变动与居民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探讨两者之间互动发展的特征与规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导致消费模式变化的因素可能因时间而发生变化,本文旨在研究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家庭消费模式的影响,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异,消费模式变化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家庭转变。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项目始于2003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目前公开了2003年、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5年共9期数据^①。

家庭消费模式定义为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对应于CGSS

① 论文(书)使用数据全部(部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作者感谢此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http://cnsda.ruc.edu.cn>

数据中的“去年家庭总支出”；消费结构为各类消费品在家庭总支出中的占比，对应于 CGSS 数据包括：全家衣着支出、全家食物消费额（包括烟酒、做饭）、住房支出（购房、建房、租房、装修）及居住支出（房屋维修、水电、燃料等）、交通（包括公共交通、汽油、过路费、汽车保养维修均摊等）、消费品（休闲娱乐消费、电话通信费）、子女教育支出及其他教育培训支出、医疗（看病吃药）个人自付支出，共 7 个大类。

在不同年份的 CGSS 调查中，家庭消费的内容略有差异，但 2010 年后家庭消费各指标的定义趋于相同。考虑到家庭消费模式具有时间钝性，对时间变化的敏感性较低，尽可能选择时间跨度较大的数据进行对比，故本文选择 2010 年和 2015 年的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①，用于研究 5 年间家庭消费模式的变动。

2.2 统计描述

2010 年数据的样本量为 11783 户，剔除在所需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如“不适用”“拒绝回答”等），有效样本量为 9424 户。2015 年数据的样本量为 10968 户，剔除在所需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有效样本量为 8874 户。2015 年的家庭消费指标按 2010 年的可比价格进行调整^②。

表 1 是家庭人均家庭消费水平及其分布的变动情况。与 2010 年相比，2015 年城乡人均家庭消费增加了 5066.90 元，增幅达 50.74%。其中，城镇家庭人均消费增加了 54.46%，农村家庭人均消费增加了 29.24%。这表明在 2010—2015 年间，城乡居民的家庭福利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在居民家庭消费的分布上，中高分位的消费水平提升较快，高消费水平部分提升幅度要明显高于低消费水平部分，消费水平提高主要是由中高消费水平的提升所推动。虽然城乡消费水平都得了明显的提升，但农村消费水平改善的幅度落后于城镇地区，城乡差距由 2010 年的 8815.27 元，扩大到 2015 年的 15211.94。在消费不平等方面，2010 年城乡最高 10% 消费家庭的消费水平分别是最低 10% 消费家庭的 10 倍和 14 倍，2015 年略有下降，分别为 9 倍和 12 倍。

① 2010 年和 2015 年数据分别是调查 2009 年和 2014 年的消费情况。

② 2015 年可比价格消费量 = 2015 年消费量 × 2015 年价格指数 / 2010 年价格指数。

表 1 2010—2015 年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及其分布变动

Table 1 Changes in household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vel and its distribution, 2010—2015

		(元, %)					
		Q10	Q30	Q50	Q70	Q90	均值
城乡	2010	1425.00	2525.00	4887.10	9520.00	18150.00	9985.26
	2015	1854.00	3300.00	7154.79	15000.00	27000.00	15052.16
	变化量	429.00	775.00	2267.69	5480.00	8850.00	5066.90
	变化比	30.11	30.69	46.40	57.56	48.76	50.74
农村	2010	1120.59	1967.02	3425.00	6264.80	11314.43	6325.73
	2015	1550.00	2500.00	5000.00	10000.00	16666.67	8175.59
	变化量	429.41	532.98	1575.00	3735.20	5352.24	1849.86
	变化比	38.32	27.10	45.99	59.62	47.30	29.24
城镇	2010	2596.48	4450.00	7940.00	14250.18	25917.22	15141.00
	2015	3043.33	6000.00	11246.67	20000.00	36626.67	23387.53
	变化量	446.85	1550.00	3306.67	5749.82	10709.45	8246.53
	变化比	17.21	34.83	41.65	40.35	41.32	54.46

2010 至 2015 年间, 家庭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居住消费额由第一位下降到第三位, 食品消费额由第二位上升到第一位, 服装、交通和教育的消费额出现了比较大的提高。另外, 医疗消费额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从消费占比可以看出, 食品作为生活必需品随着消费总支出的基数上升而提高, 但其占比却下降了 2.77 个百分点。居住、消费品和医疗的消费占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而交通、服装和教育的消费占同期出现了上升。总体上看, 中国消费结构出现了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转变, 整个社会福利得到明显的提升, 如表 2 所示。

表 2 家庭人均消费结构及其变动情况

Table 2 The household per capita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元, %)				
	消费量			占总消费的比重		
	2010	2015	变动(B-A)	2010	2015	变动(D-C)
食品支出	2777.73	3771.30	993.57	27.82	25.05	-2.77
服装支出	677.24	2257.06	1579.82	6.78	14.99	8.21
居住支出	3070.28	2236.05	-834.23	30.75	14.86	-15.89

续表

	消费量			占总消费的比重		
	2010	2015	变动(B-A)	2010	2015	变动(D-C)
交通支出	530.50	3350.58	2820.08	5.31	22.26	16.95
消费品支出	1229.85	639.77	-590.08	12.32	4.25	-8.07
教育支出	928.04	2000.59	1072.55	9.29	13.29	4.00
医疗支出	771.63	796.82	25.19	7.73	5.29	-2.44
消费总支出	9985.26	15052.16	5066.90	100.00	100.00	0.00

从表3的解释变量统计描述可以看出,2010至2015年,平均家庭收入有明显增加,增长幅度将近70%,反映了期间强劲的经济增长对收入的拉动作用。此外,平均家庭规模有所下降,由2010年的3.89人/户,下降到2015年的3.10人/户,延续了中国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趋势^[26]。样本中农村家庭的比重略高于城镇家庭,户主的男女比例接近50%。随着时间的推移户主及其配偶的年龄都有所提高,同时它们的受教育程度也略有提高。从观测指标的变动情况看,中国家庭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表现为家庭小型化、城市化、老龄化,以及家庭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提升,这些特征符合家庭转变的一般规律^[27],也势必给家庭消费模式带来不可避免的改变。

表3 变量的统计描述

Table 3 A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variables

	2010年		2015年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家庭收入(元)	42683.50	101426.00	72506.96	331806.00
家庭规模(人/户)	3.89	1.36	3.10	1.73
城乡(农村=0,城镇=1)	0.43	0.49	0.46	0.50
年龄(岁)	46.53	22.99	52.71	17.33
性别(男=1,女=2)	1.49	0.50	1.50	0.50
受教育程度(文盲=1,初中及以下=2,高中=3,大专及以上=4)	2.33	0.87	2.35	0.93
配偶年龄(岁)	47.06	13.24	52.81	14.47
配偶受教育程度(文盲=1,初中及以下=2,高中=3,大专及以上=4)	2.25	0.81	2.29	0.87

2.3 研究方法

利用半参数方法(DFL因素分解)^[28]研究观测特征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随

时间变化的作用。本文的DFL因素分解模型包括五组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因素（观测特征）：家庭收入（ i ）、家庭规模（ s ）、户主和配偶的受教育程度（ e ）、户主的年龄和性别以及配偶的年龄（ d ）、城乡（ r ）。不同时点（ $t=0, 1$ ）的居民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可以写成：

$$\begin{aligned} f^t(C) &= f(C/t) = \int_i \int_s \int_e \int_d \int_r f(C, i, s, e, d, r/t) dr d d e d s d i \\ &= \int_i \int_s \int_e \int_d \int_r f(C/i, s, e, d, r, t) f_{i/s, e, d, r}(i/s, e, d, r, t) f_{s/e, d, r}(s/e, \\ &d, r, t) \times f_{e/d, r}(e/d, r, t) f_{d/r}(d/r, t) f_r(r/t) dr d d e d s d i, t=0, 1. \end{aligned} \quad (1)$$

式（1）由六个密度函数构成：全部观测特征和时点 t 的条件家庭人均消费分布 f ；给定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人口特征、城乡和时点的家庭收入条件分布 $f_{i/s, e, d, r}$ ；给定受教育程度、人口、城乡和时点的家庭规模条件分布 $f_{s/e, d, r}$ ；给定人口特征、城乡和时点的受教育程度条件分布 $f_{e/d, r}$ ；给定城乡和时点的人口特征条件分布 $f_{d/r}$ ；给定时点的城乡条件分布 f_r 。

采用重新加权方法构建反事实家庭人均消费分布。比如 $t=1$ 时点的家庭收入的反事实家庭人均消费分布为假设家庭收入条件分布为 $t=0$ 时点的条件分布，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人口特征、城乡的条件分布分别为 $t=1$ 时点的条件分布，用下式表示：

$$\begin{aligned} f^A(C) &= \int_i \int_s \int_e \int_d \int_r f(C/i, s, e, d, r, t=1) f_{i/s, e, d, r}(i/s, e, d, r, t=0) \\ &\times f_{s/e, d, r}(s/e, d, r, t=1) f_{e/d, r}(e/d, r, t=1) f_{d/r}(d/r, t=1) f_r(r/ \\ &t=1) dr d d e d s d i. \end{aligned} \quad (2)$$

通过实际和反事实的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可以将时期（ $t=0-1$ ）家庭人均消费变化分别分解为条件家庭收入分布、条件家庭规模分布、条件受教育程度分布、条件人口特征分布和条件城乡分布导致的变化部分，以及无法解释的组成部分^[29]。依次类推，可以分别构建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人口特征和城乡的反事实家庭人均消费分布 f^B 、 f^C 、 f^D 、 f^E 。具体来说，分解方程可以写成：

$$\begin{aligned} q(f^1(C)) - q(f^0(C)) &= [q(f^1(C)) - q(f^A(C))] + [q(f^A(C)) - q(f^B(C))] + [q(f^B(C)) - q(f^C(C))] \\ &+ [q(f^C(C)) - q(f^D(C))] + [q(f^D(C)) - q(f^E(C))] \\ &+ [q(f^E(C)) - q(f^0(C))] \end{aligned} \quad (3)$$

式（3）左边为时点 $t=0$ 至时点 $t=1$ ，家庭人均消费变化的百分位数（ $q(*)$ ）；

右边第一部分为家庭收入变化导致的家庭人均消费变化；右边第二部分为家庭规模变化导致的家庭人均消费变化；右边第三、四、五部分分别为受教育程度、人口特征、城乡变化导致的家庭人均消费变化；最后部分为无法解释的部分。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家庭消费的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观测特征是否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对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一是2010年家庭人均消费的回归模型，模型二是2015年家庭人均消费的回归模型，模型三是2010年农村家庭人均消费的回归模型，模型四是2015年农村家庭人均消费的回归模型，模型五是2010年城镇家庭人均消费的回归模型，模型六是2015年城镇家庭人均消费的回归模型。为了消除非线性影响，对家庭人均消费（因变量）和家庭收入取自然对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统计结果

Table 4 The regression statistics of household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vel

	城乡家庭人均消费		农村家庭人均消费		城镇家庭人均消费	
	2010	2015	2010	2015	2010	2015
家庭收入 (Ln)	0.645***	0.537***	0.552***	0.522***	0.802***	0.777***
家庭规模	-0.317***	-0.332***	-0.355***	-0.366***	-0.269***	-0.274***
城乡 (1- 城镇, 0- 农村)	0.18***	0.22**				
户主年龄	0.032***	0.024***	0.011***	0.009***	0.010**	0.007***
户主性别 (1- 男, 0- 女)	0.078	0.086***	0.006	0.005	0.022	0.012
户主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 文盲)						
初中及以下	0.133***	0.084***	0.085***	0.085***	0.025**	0.051***
高中	0.285***	0.170***	0.110***	0.117***	0.083***	0.103***
大专及以上	0.468***	0.250***	0.158***	0.201***	0.101***	0.118***
配偶年龄	0.003	0.008	0.007***	0.006	0.007	0.006
配偶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 文盲)						
初中及以下	0.154***	0.116***	0.077***	0.058***	0.009	0.059***
高中	0.282***	0.184***	0.184***	0.155***	0.091***	0.174***
大专及以上	0.365***	0.191***	0.074***	0.091***	0.053***	0.110***
常数项	4.910***	5.272***	3.552***	3.727***	4.979***	5.214***
R ²	0.534	0.666	0.530	0.584	0.560	0.496

注：以上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正如预期的那样,家庭收入对所有六个模型的家庭人均消费产生了显著积极的影响,其中对城镇的影响较大,对农村的影响稍低。相比之下,家庭规模对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显著为负,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尤其明显,表明家庭规模小型化有利于促进家庭消费。此外,城镇地区的家庭消费明显高于农村地区,特别是2015年。与生命周期理论一致,家庭人均消费随户主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2015年户主年龄对家庭消费量的影响略低于2010年,而配偶年龄的相应影响并不总是显著。不论是户主还是其配偶的教育程度,对家庭人均消费有积极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消费水平也越高,但城乡和不同时期的教育回报差别较大,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大于城镇地区,2010年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大于2015年。另外,户主的性别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3.2 家庭消费水平变化的因素分解

根据上述回归分析的结果,将2010—2015年家庭人均消费的变化量归因于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户主及其配偶)、年龄(户主及其配偶)和城乡五个因素,并对它们对家庭人均消费变化量的贡献进行分解。

从表5的因素分解结果看,家庭收入的提高是造成家庭人均消费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家庭人均消费变化量的23.69%可以归因于家庭收入的变化,其中城镇地区家庭收入的变化解释了家庭人均消费变化量的33.12%,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变化的贡献度只有22.14%。城乡家庭收入贡献的较大差异似乎可归因于城镇和农村的家庭收入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地区家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产生的收入没有计入,比如家庭生产的农副产品,用于家庭消费的部分没有计入家庭收入。总之,因素分解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是家庭人均消费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家庭规模的变化对人均消费变化的贡献较大,但城乡差别很大。家庭规模的变化对家庭人均消费变化的贡献度为16.36%,其在农村地区的贡献度为22.31%,而城镇地区的贡献度只有11.15%。2010—2015年,农村地区家庭规模下降的幅度为0.82人/户,而城镇地区只下降了0.71人/户,因而城镇地区家

庭规模变化对家庭人均消费变化的贡献度小于农村地区。

表 5 家庭人均消费的因素分解结果

Table 5 The results of factor decomposition in household consumption per capita

	城乡家庭人均消费		农村家庭人均消费		城镇家庭人均消费	
	变化量 (元)	贡献度 (%)	变化量 (元)	贡献度 (%)	变化量 (元)	贡献度 (%)
家庭消费	5066.90		1849.86		8246.53	
家庭收入	1200.35	23.69	409.56	22.14	2731.25	33.12
家庭规模	828.94	16.36	412.70	22.31	919.49	11.15
受教育程度	365.83	7.22	94.71	5.12	685.29	8.31
年龄	86.14	1.70	12.95	0.70	189.67	2.30
城乡	339.48	6.70				
未解释部分	2246.16	44.33	919.94	49.73	3720.83	45.12

户主和配偶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占家庭人均消费增长的 7.22%。相比之下，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导致农村地区家庭人均消费变化不到 6%，而城镇地区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明显高于农村地区。这似乎与前文回归分析的结果矛盾，进一步分析可知，尽管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对消费影响大于城镇地区，但 2010—2015 年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提高的程度明显低于城镇地区，根据样本计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2010—2015 年），农村地区提高了 0.23 年，而城镇地区提高了 0.41 年。

户主和配偶年龄的变化对家庭人均消费变化的影响相对不重要，只占其变化的 1.7%，尽管城镇地区的贡献度为 2.3%，但农村地区的贡献度只有 0.7%，在所有五个因素中，年龄的贡献度最小，这与回归分析的结果相吻合。

城市化对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是积极的，尽管样本中 2015 年的城镇家庭的只有 46%，比 2010 年只提高了 3%，但城乡变化对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却达到了 6.70%。

总体上看，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户主及其配偶）、年龄（户主及其配偶）和城乡五个因素可以解释家庭人均消费变化的 50% 以上，且对城镇地区的解释力度高于农村地区。在因素分解模型中，家庭人均收入的变化对家庭人均消费的变化影响最大，其次是家庭规模和受教育程度随时间的变化。

这是因为，如表3所示，这些变量随时间的变化相对较大，而同期户主和配偶的年龄和城乡的变化不大，导致它们对家庭人均消费的变化贡献较小。

3.3 家庭消费分布变化的因素分解

城乡家庭人均消费分布的因素分解结果（表6）显示，家庭收入的变化平均解释了整个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变化的27%–36%。家庭规模的变化对家庭人均消费，特别是最底层的家庭人均消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解释了是人均消费增长的3–9%，特别是对高端消费（Q90）的影响较大，对最高10%消费的影响是最低10%消费的3倍。年龄对家庭人均消费分布的影响较小，但相对来说年龄对低端消费的影响要大于高端消费。城乡变化（城市化）对家庭人均消费分布的影响在2–7%，城市化对中高消费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总体上，仍有40%–52%的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变化仍无法解释。

表6 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变化的因素分解结果

Table 6 The results of factor decomposition in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per capita

		Q10	Q30	Q50	Q70	Q90
家庭人均消费	变化量（元）	429.00	775.00	2267.69	5480.00	8850.00
	贡献度（%）	153.20	259.16	731.78	1526.73	3145.29
家庭收入	变化量（元）	35.71	33.44	32.27	27.86	35.54
	贡献度（%）	73.87	120.44	343.33	809.94	1411.58
家庭规模	变化量（元）	17.22	15.54	15.14	14.78	15.95
	贡献度（%）	13.77	40.46	158.97	415.38	824.82
户主和配偶受教育程度	变化量（元）	3.21	5.22	7.01	7.58	9.32
	贡献度（%）	0.60	0.85	0.68	2.19	4.43
户主和配偶年龄	变化量（元）	0.14	0.11	0.03	0.04	0.05
	贡献度（%）	11.37	29.22	93.20	267.97	647.82
城乡	变化量（元）	2.65	3.77	4.11	4.89	7.32
	贡献度（%）	176.19	324.88	939.73	2457.78	2816.07
未解释部分	变化量（元）	41.07	41.92	41.44	44.85	31.82
	贡献度（%）					

表7和表8是分城乡的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变化的因素分解结果。农村地区家庭人均消费变化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家庭收入的变化，其对家庭人均消费分布的贡献度在15%–28%之间，明显低于城镇地区的14%–48%。农村地区家

庭规模的变化对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变化有相当大的积极影响,相比之下,城镇地区家庭规模变化对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变化的影响要小得多,且只对中高消费的变化有较大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变化对农村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变化的贡献约1-4%,城镇家庭人均消费的教育回报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其贡献度约4-7%。年龄变化对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变化的影响比较小,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地区,年龄变化的贡献度都不超过3%。总体上看,人口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变化分别解释了农村和城镇地区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变化的28%-54%和23%-66%,对高消费部分的解释力度要高于低消费部分。

表7 农村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变化的因素分解结果

Table 7 The results of factor decomposition in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per capita in rural

		Q10	Q30	Q50	Q70	Q90
家庭人均消费	变化量(元)	429.41	532.98	1575	3735.2	5352.24
家庭收入	变化量(元)	66.77	98.71	381.47	1052.21	1338.60
	贡献度(%)	15.55	18.52	24.22	28.17	25.01
家庭规模	变化量(元)	48.09	70.57	323.51	722.76	1088.11
	贡献度(%)	11.2	13.24	20.54	19.35	20.33
户主和配偶受教育程度	变化量(元)	5.75	12.53	63.16	144.93	184.65
	贡献度(%)	1.34	2.35	4.01	3.88	3.45
户主和配偶年龄	变化量(元)	2.88	5.44	36.38	73.96	46.56
	贡献度(%)	0.67	1.02	2.31	1.98	0.87
未解释部分	变化量(元)	305.91	345.74	770.49	1741.35	2694.32
	贡献度(%)	71.24	64.87	48.92	46.62	50.34

表8 城镇家庭人均消费分布变化的因素分解结果

Table 8 The results of factor decomposition in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per capita in urban

		Q10	Q30	Q50	Q70	Q90
家庭人均消费	变化量(元)	446.85	1550.00	3306.67	5749.82	10709.45
家庭收入	变化量(元)	62.65	335.27	926.86	2689.77	4154.20
	贡献度(%)	14.02	21.63	28.03	46.78	38.79
家庭规模	变化量(元)	19.30	100.75	261.23	626.73	1552.87
	贡献度(%)	4.32	6.50	7.90	10.90	14.50

续表

		Q10	Q30	Q50	Q70	Q90
户主和配偶受教育程度	变化量(元)	20.20	82.46	217.58	343.84	730.38
	贡献度(%)	4.52	5.32	6.58	5.98	6.82
户主和配偶年龄	变化量(元)	3.66	15.35	40.01	123.62	249.53
	贡献度(%)	0.82	0.99	1.21	2.15	2.33
未解释部分	变化量(元)	318.34	1016.18	1860.99	1965.86	4022.47
	贡献度(%)	71.24	65.56	56.28	34.19	37.56

3.4 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因素分解

从表9的消费结构变动情况看,食品支出变动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城乡,其它因素的影响都在10%以下。食品是基本生活消费品,家庭生活条件超过温饱水平以后,食品消费的变动就不显著,受到各种人口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不太大。

表9 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因素分析结果

Table 9 The results of factor decomposition in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食品支出	服装支出	居住支出	交通支出	消费品支出	教育支出	医疗支出
家庭收入	变化量(元)	71.84	302.06	-37.71	567.96	-92.29	211.94	0.92
	贡献度(%)	7.23	19.12	4.52	20.14	15.64	19.76	3.67
家庭规模	变化量(元)	60.81	82.31	-135.40	560.35	-20.36	152.84	1.04
	贡献度(%)	6.12	5.21	16.23	19.87	3.45	14.25	4.12
户主和配偶受教育程度	变化量(元)	90.61	239.66	-59.65	240.83	-61.49	121.95	1.57
	贡献度(%)	9.12	15.17	7.15	8.54	10.42	11.37	6.24
户主和配偶年龄	变化量(元)	32.29	65.56	-29.53	127.47	-29.74	41.94	3.39
	贡献度(%)	3.25	4.15	3.54	4.52	5.04	3.91	13.47
城乡	变化量(元)	117.04	121.33	-56.56	263.68	-22.31	62.96	1.44
	贡献度(%)	11.78	7.68	6.78	9.35	3.78	5.87	5.71
未解释部分	变化量(元)	620.98	768.90	-515.39	1059.79	-363.90	480.93	16.82
	贡献度(%)	62.50	48.67	61.78	37.58	61.67	44.84	66.79

服装消费主要受到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其贡献度分别为19.12%和15.17%。服装兼具基本消费品和享受消费品的属性,家庭生活水平达到较高

水准时,对服装的需求也趋向于高消费。

居住方面的消费主要受到家庭规模的影响,其贡献度达到16.23%,其它因素的贡献度都在10%以下。居住消费是典型的以家庭为消费单元,且具有规模效应,家庭规模越大,人均消费水平则越低。

交通方面的消费主要受到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的影响,其贡献度分别为20.14%和19.87%。调查数据中,交通消费包括公共交通、汽油、过路费、汽车保养维修均摊等,除公共交通以外,其它消费都具有家庭的规模效应,也就是家庭规模越大、人均消费水平越低。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更可能采用非公共交通的方式,从而导致家庭收入对交通消费的正向影响。

消费品支出主要受到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其贡献度超过了10%,而其它因素的贡献度都在10%以下。根据调查数据,消费品支出主要包括一般消费品、休闲娱乐消费、电话通信费等,它们受城乡、年龄和家庭规模的影响较小。

教育支出主要受到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它们的贡献度合计超过了45%。教育支出主要包括子女教育费用和其它教育培训费用,家庭收入高、家庭规模小、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更趋向于教育投资。

医疗支出是整个消费结构中变化最小的部分,除年龄因素外,其它影响因素的贡献度比较小。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功能下降,从而导致医疗费用的上升。

总体上看,人口、家庭和经济因素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大约可以解释各类消费变动的35%–62%。

5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和2015年数据研究家庭消费模式变动,并对影响家庭消费变化的因素效用进行分解,定量分析经济因素(家庭收入)、家庭因素(家庭规模)、社会因素(户主及配偶受教育程度、城乡)和人口因素(户主及配偶年龄)的变动对家庭消费模式变化的贡献度。

研究发现,2010—2015年间,中国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增长50.74%,城镇地区的增幅明显高于农村地区,高消费家庭与低消费家庭的消费水平进一

步扩大。同时,家庭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食品、一般消费品和医疗消费的占比下降,而服装、居住、交通和教育消费的占比上升。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下,中国家庭福利的改善在消费升级方面得到体现,伴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从基本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变,但消费不平等有扩大的趋势。

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家庭规模小型化、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城市化是家庭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而老龄化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对消费分布的影响不平衡,对高消费家庭的消费水平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对消费分布的影响相对平衡。消费结构方面,家庭收入、家庭规模、教育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变化促进服装、居住、交通和教育等产品或服务向高消费发展,家庭转变对消费升级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总之,家庭转变对家庭消费模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种趋势将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就其政策含义而言,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也应该注意到由此带来的消费不平等。消费是人们真实经济状况的表现,消费不平等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后果,它将对国家的繁荣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30, 31]。中国正在进行的消除贫困行动无疑对改善消费不平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改善对低收入人群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水平,无疑会大幅度减轻家庭消费的不平等程度^[32]。同时,通过预见家庭转变对消费变动的影响趋势,使得家庭政策以及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策适应家庭转变的规律,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7 Update: sustaining development through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C].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2017.
- [2]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01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 [3]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8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 [4] Vu G, Nguyen T, Duong T, et al. Impa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 on Vietnamese macroeconomic aggregate variables: DSGE and SVAR models [J]. Communications in Mathematics and Applications, 2016; 7 (4): 343-359.
- [5] Ho S Y, Iyke B N. Finance-growth-poverty nexus: are-assessment of the trickle-down hypothesis in China [J].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2017, 51 (3): 221-247.
- [6] 袁志刚, 宋铮.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 1999 (11): 20-28.
- [7] 罗楚亮. 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J]. 经济研究, 2004 (4): 100-106.
- [8]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2019-09-13).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0/content_5324109.htm.2019-09-13.
- [9]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 [10]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1] Duesenberry J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12] Modigliani F, Brumberg R.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oss Section Data. In Kurihara K. K. (ed):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 [13] 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14] Hall R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 (6): 971-987.
- [15] Leff N H. 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s [J]. American Economic

- Review, 1969, 59: 886–896.
- [16] Bloom D E, Canning D, Graham B. Longevity and Life-cycle Savings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05: 319–338.
- [17] 郑妍妍, 李磊, 刘斌. “少子化”“老龄化”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与产出的影响 [J]. *人口与经济*, 2013 (6): 19–29.
- [18] 陈晓毅. “老龄化”和“少子化”是否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 ——基于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30 (3): 118–126.
- [19] 毛中根, 孙武福, 洪涛.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比较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3, 37 (3): 82–92.
- [20] 张乐, 雷良海.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区域研究 [J]. *人口与经济*, 2011 (1): 6–12.
- [21] 张忠根, 何凌霄, 南永清. 年龄结构变迁、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 81–94.
- [22] 张玉周.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J]. *统计与决策*, 2016 (3): 107–109.
- [23] 倪红福, 李善同, 何建武. 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及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J]. *人口与发展*, 2014 (5): 25–34.
- [24] Hayashi M, Kataoka M, Akita T. Expenditure Inequality in Indonesia, 2008–2010: A Spati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J].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14, 28 (4): 389–411.
- [25] Chongvilaivan A, Kim J.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Drivers in Indonesia: A Theil Decomposition Reassessment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6 (1): 79–98.
- [26] Dinardo J, Fortin N M, Lemieux T.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 1973–1992: A Semiparametric Approach [J]. *Econometrica*, 1996, 64 (5): 1001.

- [27] Baron J D, Cobbclark D 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the Gender Wage Gap in Private- and Public-Sector Employment: A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J] . Economic Record, 2010, 86 (273) : 227-246.
- [28] 王跃生. 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J] .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12) : 60-77.
- [29] 傅崇辉. 家庭转变的动态过程及其环境负载研究 [J] . 人口研究, 2016, 40 (2) : 23-37.
- [30] Deaton, A. 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A Microeconom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M] . Baltimore: The World Bank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1] Atkinson T.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nequality? [J] . Juncture, 2015, 22 (1) : 32-41.
- [32] 夏庆杰, 李实, 宋丽娜. 中国城市消费不平等: 1995—2013 年 [J] . 消费经济, 2019 (4) : 3-13.

Study on the Change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Pattern based on Household Transition

Jiao Guihua¹ Zhao Xujie² Fu Yu³ Wang Yuxia³ Fu Chonghui¹

1.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Dongguan;

2.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3. Shenzhen Yuntian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Science, Shenzhen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from China's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for 2010 and 2015 to study the changes in household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to decompose the effects of factors affecting changes i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etween 2010 and 2015, china's per capita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creased by 50.74 percent, with urban areas growing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in rural area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onsumption level,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changes from basic consumption to development and enjoyment consumption, but consumption inequality has the tendency to expand. The increase of household income level, the miniaturization of family size,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level and urbanization are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increase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level, while the influence of aging on the consumption pattern is relatively small. By anticipating the influence trend of family change on consumption change, policies of enlarging domestic demand and Promoting consumption and family policy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 law of household transition. It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Key Words: Household transition; Consumption patterns; Factor decomposition